



顧曉軍
著

紀實

顧曉軍

代序：「顧曉軍」之紀實

——紀實·四千九百六十八

十多年前，就有不少網友盼我寫自傳體小說了。我不想寫，因把自己打扮成聖、仙、神，不是我的風格。而如果寫得太實在，許有人會覺得，原來「顧曉軍」也不咋樣。如此，就會得出「不過是運氣好」的結論；而這，又走向了歧途。

年初，因調侃劉剛等，想到——用看似寫別人而實際寫自己的方法寫。進而，想到寫《顧曉軍紀實》。這樣，就寫下了〈追憶推特油管上的時光〉、〈魏京生，文革、西單牆及其他〉、〈有人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感興趣〉、〈與嚴家其商榷：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這些年，我「打倒魯迅」的歷史〉、〈當年我批鄧小平，驚動了全球華人。真的！〉等文章。

在寫下〈「顧曉軍主義哲學」之誕〉後，遇上了瓶頸；因〈「顧曉軍主義哲學」的三個方法論〉、〈「顧曉軍主義經濟學」的三個驕傲〉、〈「自由」之思想闡述〉、〈「公正第一」之艱難〉、〈「平民主義民主」之遭遇〉等，不能只講故事。如是，放下，看閑書。看了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後，羨慕人家的記憶力好。然，也明白了——我記憶力不好，就得老老實實重溫自己的舊著。如是，寫出了上述幾篇。

瓶頸突破之後，這書也就成了八九。恰，今想到、就寫這〈「顧曉軍」之紀實〉，作《顧曉軍紀實》一書的「引言」或曰「代序」。

原本打好腹稿的〈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情感經歷〉等，只能放棄；原因如上，不想讓人們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都特別傻。特別傻，其實也未必只是我們、這代人年輕時；前後幾代、甚至如今的這一代，就不傻嗎？

我的「顧學」中的「質疑學派」等，是教人如何聰明起來、如何識破種種局的；可惜，太具體、得罪的人太多，也只好放棄。不過，保留了〈「維權」之騙局與活埋〉等；最重要的，是〈「顧曉軍主義」究竟是啥主義？〉、〈「顧曉軍主義哲學」之誕〉等，都是倡導解放思想、構建「化繁為簡」與「立體思維」等的。升級新的、高級思維，自然就不易受騙。

本書，將我的成就及大事記，基本上都寫了。當然，像〈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專訪」〉一類，即使想好了也不便寫。還有「蓋棺定論」，也不能寫；其實，這是我很想寫的，因我被喬裝成民主網站的舉辦方給耍了（若不是喬裝，就更壞，是品質問題）。不便展開寫的，還有《中國民運人物誌（「封神榜」-反彈琵琶）》書稿等。

那麼，「顧曉軍」算不算成功呢？如果顧粉團的《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推薦顧曉軍》（2018年4月出版，2019年1月再版）以及向諾貝爾經濟學獎推薦顧曉軍，這其中有一項成功，「顧曉軍」自然就是成功的；而如果「三個推薦」都沒有成功呢，「顧曉軍」也算成功了。

為什麼呢？因為——其一，「顧曉軍」在現實中有「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等；在網絡上，也有「打倒魯迅」、「批鄧理論」、「中國需要顧曉軍」等。而這些，類似袁世凱、孫中山，將青史留名。許，有人會說，袁、孫都是現實中的。那麼，請問，我「打倒魯迅」、「批鄧理論」等那會，現實中有啥？啥也沒有，網絡上的自然算。

其二，「顧曉軍」不僅是網絡「行為藝術」家，也是著作家。

〈「中國著名作家顧曉軍」之出處〉後，有網友問「有何大作」，現回復，已出版《大腦革命》（2015年7月）、《GuXiaojunist Philosophy（顧曉軍主義哲學【英文版】）》（2018年9月）、《公正第一》（2016年4月）、《平民主義民主》（2016年11月）、《貿易戰》（2019年3月）、《打倒魯迅》（2016年1月）、《九月隨想》（2018

年 7 月)、《中國新民運》(2018 年 4 月)等。更重要的,是《大腦革命》等,佔領了人類思維能力的製高點;而《公正第一》、《平民主義民主》等,又突前於現代民主思想、理論的最前沿。且,還有《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推薦顧曉軍》(顧粉團合著)、《世界欠顧曉軍一個諾獎》(石三生著,2019 年 3 月出版)、《顧曉軍主義之淺探》(盧德素著,2020 年 10 月出版)、《顧曉軍及作品初探》(劉麗輝著,2017 年 11 月出版)佐證之。

其三,「顧曉軍」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天上人間花魁之死》(2019 年 8 月)、中短篇小說選《顧曉軍小說【一】》(2015 年 10 月)、《顧曉軍小說【二】》(2016 年 7 月)、《顧曉軍小說【三】》(2017 年 2 月)、《顧曉軍小說【四】》(2021 年 1 月)、《顧曉軍小說【五】——玩殘歐·亨利》(2021 年 10 月)和《顧曉軍談小說》(2019 年 1 月)。說實在,本書中只有一篇〈「顧曉軍小說」之旅〉,是談「顧曉軍小說」變遷的,實在是委屈了顧先生在文學上的創造與成就;然,顧粉團朋友正在撰寫中的《顧曉軍傳》、《向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經濟學獎推薦顧曉軍》等,或能彌補上述之缺憾。

既然「顧曉軍」算得上是成功者,那麼,有什麼經驗可傳授呢?其一,不要有野心,尤其是起步時。其二,要經常規劃、調整自己。其三,一定要懂得止損(很重要)。這三點是成功的秘籍,缺一不可。

那啥叫「不要有野心」呢?比如,我打出「顧曉軍主義」旗號時,不曾想當思想家,更沒有政治野心,純粹跟編派「顧曉軍思想」的網友們賭氣。包括「打倒魯迅」,也是。因此,當有人「建議把『九月隨想』改寫成太平洋上某島國建國綱領」等陷阱出現時,就能很自然地規避。還如,「喝茶」時,人問,據說你還成立了個黨。我笑道,是,「中國公正黨」;可,誰見過只有自己一個人的黨呢?

「不要有野心」,不僅是思想上、政治上的,也包括經濟等方

面。比如，我收「顧門弟子」、辦作家班等等，都不是為了斂財，甚至不收禮，還要批評打算送禮的網友。這樣，待「集顧粉之資做生意、發大財」、「海外來人了，上峰已到，要名單」等經濟的或其他的圈套、局出現時，就自然不會往裡鉆。

那麼，怎樣「經常規劃、調整自己」呢？比如，既打出「顧曉軍主義」旗號，就隨手寫點〈顧曉軍主義哲學〉等。不成氣候，也別管。想起來，再寫點〈兩種論〉等等……不知不覺，十幾年後，「顧曉軍主義哲學」、「顧曉軍主義社會學」、「顧曉軍主義經濟學」等，就水到渠成了。

在出版方面，也都如此。雖說《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推薦顧曉軍》等等，起初都是網友們自發寫的；可，如果我不鼓勵，又咋可能成書呢？

而「一定要懂得止損」，就太重要了。有些人怕是盼我寫他們希望看到的，偏不。

舉個例，我曾撰寫過一本《道理學》的書。「道理學」，我已寫下了幾十篇，大半本書都已完成，讀者更是一片好評（也是寫一篇發一篇的）。突然，我不寫了，為何？我發現，已有相近的書。雖他們既沒我寫的精準，更沒我寫的深刻；然，這樣的書就不具有我《大腦革命》中的「化繁為簡」、「立體思維」、「多意性」那樣的獨創性，也不具有我《公正第一》、《平民主義民主》及《貿易戰》中的〈經濟學「時代指數」理論〉等那樣的首創性。因此，我立即止損，不浪費有限人生。

這其實不僅是止損、不浪費人生，還有如何選擇大部頭著作的命題問題。早了，我不說；待一幫犬儒都老了，我說；他們懂了，可、想止損、掉頭，來不及了，就死在「總體性社會」、「總體性資本」上吧！別人一查，「總體性」是匈牙利共產黨人盧卡奇（1885-4-13~1971-6-4）創造的馬列理論經典，犬儒不過是抄襲、剽竊。

哈哈，人生就是這麼地捉弄著各種各樣的人。以為自己當上了教授，就可以如何如何了，不，時間很快會熨平一切；以為他人主

要在網上寫作，就可以剽竊、分拆、派發他著作中的精華？錯，沒準那人，就真的青史留名、永載史冊了呢？

又及（2023-9-3）：昨日的〈必應聊天機器人參與封殺顧曉軍〉大火（不足一天，訪問量已是平時的數倍），不知文章的看點——是聊天機器人不著調，還是機器人參與封殺顧曉軍。此處不展開，也不另行文，打算在同題材的〈舉證維基百科封殺「顧曉軍」〉一文中，簡單說下。

2023-8-28~ 9-4

目次

代序：「顧曉軍」之紀實	3
01 魏京生，文革、西單牆及其他	10
02 有人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感興趣	14
03 與嚴家其商榷：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	17
04 「顧曉軍小說」之旅	20
05 「網絡作家圈」之奇遇	26
06 這些年，我「打倒魯迅」的歷史	31
07 「狂挺鄧玉嬌」之壯舉	38
08 「揭露韓寒」之纏鬥	43
09 「中國需要顧曉軍」之路	53
10 當年我批鄧小平，驚動了全球華人。真的！	58
11 「中國著名作家顧曉軍」之出處	62
12 「【顧版】100 公知」的故事	67
13 舉證維基百科封殺「顧曉軍」	70
14 「顧曉軍獎」之實	76
15 我所參與的薄熙來王立軍一案	80
16 「維權」之騙局與活埋	84
17 「顧門弟子」之歲月	93
18 顧曉軍粉絲團，風風雨雨這些年	99
19 向諾貝爾獎推薦顧曉軍紀實	102
20 「顧曉軍主義」究竟是啥主義？	109
21 「顧曉軍主義哲學」之誕	114
22 「公正第一」之艱難	122
23 「平民主義民主」之遭遇	129

24	「自由」之思想闡述	137
25	「顧曉軍主義哲學」的三個方法論	146
26	「顧曉軍主義經濟學」的三個驕傲	157
27	「顧老師，何清漣在罵你」	164
28	與何清漣的大戰及與艾瑪的緣分	167
29	顧曉軍與豐子愷，有人要取我性命	172
30	被劉剛鑒定為「思想家」	174
31	追憶推特油管上的時光	177
32	鼎鼎大名之劉剛的二三事	182
33	美國 FBI 未必是郭文貴的對手	186
34	「顧曉軍俄烏大戰」	191
35	「喝茶」之憶	193

01 魏京生，文革、西單牆及其他

——紀實·四千八百五十四

題記

百度「魏京生」，居然有他的詞條（如今，百度已沒有「顧曉軍」詞條了；過去，百度介紹我時，稱之為「中國著名作家、當代思想家」）；老魏的詞條中，有這樣的介紹，「2008年//會見美利堅合眾國總統/2008年7月29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會見了包括魏京生在內的……」

此外，擺渡「民主牆」，也給出了「西單牆」；詞條中的介紹是，「西單牆位於現今西單文化廣場南側一帶的一道灰色矮牆。該牆在當年被全國人民所關注，通稱為『西單民主牆』……」

緣起

最近，一不小心，就轉發了劉剛早幾年寫的〈顧曉軍是先知先覺〉，又寫了與他相關的〈追憶推特油管上的時光〉和〈劉剛懷念顧曉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等，之後還寫了〈鼎鼎大名之劉剛的二三事〉。

那麼，劉剛最近在幹什麼呢？一無所知。如是，我萌生了去看一看的念頭。

魏京生

一看嚇一跳。2月12日，劉剛在說魏京生。

「一個華人，如果自覺不自覺地使用某些……詞彙，諸如……」「而魏京生就是言必稱『疆獨』、『藏獨』、『臺獨』、『港獨』……活脫脫地一個……」

一、我不參與此類話題。

二、早幾年玩推特時，聽說老魏由秘書發推。劉剛沒聽說？

文革

2月12日，劉剛又說。

「魏京生在文革期間，就是紅衛兵頭頭，帶上紅袖標，穿上黃軍裝，紮上軍腰帶，帶領一群紅衛兵去打砸搶，專門打地主、抽走資派，狂掃……」

這些可能是事實。畢竟魏京生是1950年5月20日出生，文革開始時，已滿16歲，約在讀初三，是很可能幹這些的。

此外，文革時，老魏的父母似都是軍內幹部。也就是說，被整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倒是有可能會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整別人。

在〈大家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感興趣〉一文之中，我透露，「文革之初，不滿13歲的顧曉軍，即站在主席臺上被批鬥、『坐飛機』」。顯然，我的境遇與老魏正好相反。

於挨批鬥、「坐飛機」及兒時的經歷，我寫過篇文章，叫〈那年，我13歲，站在主席臺上挨批鬥〉（其實還不滿十三歲）；於此，有網友不以為然，跟帖說小孩鬥小孩，沒什麼大不了的。

其一，鬥我的人，都是老留級生，比我大兩三歲；在未成年、年齡基數小的時候，差兩三歲的感覺是大不一樣的。其二，即便是「小孩鬥小孩」，被人鬥與鬥別人，完全是兩回事——被人鬥，於心靈的創傷，是一輩子的事；而鬥別人，即便日後能反思，當時不也沾沾自喜嗎？

老前輩

2月12日，劉剛還說：

「新疆人、西藏人從美國NED得到的贊助超過了魏京生，魏京生就宣稱美國不再支持……」、「他魏京生拿不到美國NED的錢，就宣稱美國不支持中國……他以為他魏京生就代表了全中國人民，代表了中國的……」

唉，我就不要錢嘛。誰能幫我拿個諾獎，我就謝天謝地了。

再，我在〈大家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感興趣〉中還透露，「22歲，刷出『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並引導「22歲，是

1976年」。啥意思呢？我那被稱作「『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的「南京反標事件」，是1976年3月；而魏京生的「西單牆」，是1978年11月。換言之，老魏雖比我大三歲零三個月，然，我之「拋頭顱，灑熱血」比老魏之壯舉早了兩年零八個月；也就是說，我當算是老魏的前輩。

小三歲零三個月，又早兩年零八個月，相加是五年零十一個月。在都二十剛出頭時，行為上先行近六年，這還不算是一種思想上的「老前輩」嗎？

劉剛

2月12日，劉剛最後說：

「我不認為魏京生是……海外的特務」。

既然你不認為，說這麼多幹啥呢？劉剛這人就這樣，總說「對事不對人」。

對事不對人，沒錯。可也得分時間、地點、對象、方式等等吧？不能總是出擊吧？你看我，沒批評老魏一句，不也把話說清楚了？

還有，有時也可以反過來，也可以就是「只認人」。比如，以劉剛的名氣推薦我角逐諾獎；而如果我真因劉剛的推薦得到了，那勞資就「只認人」！不僅「只認人」，還要給劉剛發「顧曉軍獎」（現金，人民幣）。誰不服，也站出來推薦我好了。

思考

魏京生坐過牢，劉剛也坐過牢，海外不少人都坐過牢；如此，是否有種——以在大陸坐過牢為某種資本的傾向？

其實，這種思維是錯誤的。從有縱深感的角度看，在封建社會快消亡的時代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一前一後出生的孿生兄弟。而如果真有個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替代者、未必是社會主義；相反，沒準社會主義也會跟著一起消亡。

何況，政治本是溝通、協商及妥協、寬容……所以，我在《中國新民運》（2018年4月出版）一書中提出「四不理論」，而其中之

一就是「不被抓」。

被抓，雖可延伸成「勇敢」、「硬漢」；然，不也至少是不夠智慧？而「不被抓」，不更好嗎？

沒想要貶低老魏等，只想探討怎樣更好。

紀實

本篇，是最初始的《顧曉軍紀實》，欲在談論他人之中、透露些自己的真實歷史。不知如此是否合適。

先這麼試著寫。總算是開始了。

2023-2-14

02 有人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感興趣

——紀實・四千八百七十九

此為前文〈大家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感興趣〉之改寫。

寫〈追憶推特油管上的時光〉之後，見舊文〈劉剛懷念顧曉軍（我可能認識羅瑞卿的兒子）〉；而當初寫「我可能認識羅瑞卿的兒子」，則因羅宇剛去世，算是悼念。

在重發〈劉剛懷念顧曉軍（我可能認識羅瑞卿的兒子）〉時，發現文章的後面還談到「胡耀邦的兒子」，便隨手把標題「我可能認識羅瑞卿的兒子」，改寫成「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

如是，網友加拿大價值把文章推給了溫東小兵，調侃道「你來學習一下」。

溫東小兵看後裝腔作勢道，「在我看來……比如說胡耀邦的兒子有三個，都是40年代生人。在80年代是40-50歲的年齡……」，且說我「語焉不詳」等；他的意思，是說——我不太可能認識胡耀邦的兒子。

如此，我就不得不說了。

其一，〈劉剛懷念顧曉軍（我可能認識羅瑞卿的兒子）〉原文中，有「在單位，很有名，至少我當時支持鄧小平（在全軍也掛上號）。為增強當時的時代感，重發時我特地將原文的「支持鄧小平」後面加上「復出」，並添加了「說白了就是刷出『打倒張春橋』的標語」。稍知當年背景的人都明白，作為「先聲」的「南京反標事件」與「天安門四五運動」為同一年（1976年。請記下：當年我在單位很有名，以便後面對照），比「四五運動」早一周，是3月28日。

其二，溫東小兵所說的「胡耀邦的兒子有三個，都是40年代生

人」，這雖沒大錯；可，如果是1949年生的，也會是「在80年代是40-50歲的年齡」嗎？其實，溫東小兵從一開始就算錯了。

其三，百度有「胡耀邦」詞條，詞條中有「兒子胡德華」，打開有「胡德華……生於1949年。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三子……1974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學……與當地一位軍隊幹部之女結婚，直到1986年底才調至北京」。以上所引，與〈劉剛懷念顧曉軍，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相符，讀者已可對照與結論。

就「語焉不詳」等，我再說兩點。

第一，我習慣做人做事都留有余地。如我說「我可能認識羅瑞卿的兒子」，我是把他是否認可——承認認識我及我們是否相互認識（也包括「我認識胡耀邦的兒子」在內）的主動權、確認權，交給對方，這是一種尊重；同時，也是尊重自己——如果人家因某種不便，說不認識，豈不就太被動了？

恰好，我昨日已將〈與嚴家其商榷：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修訂完畢，且方方面面證據確鑿——「天安門四五運動」，為1976年4月5日；被譽為「先聲」的「南京反標事件」（專指刷出「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是3月28日（百度百科有「南京事件」詞條，詞條主要說南大師生）。對應「胡德華……1974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學……直到1986年底才調至北京」，大家可以自己作出判斷——胡德華知不知道我，不可能認識我。我無需多說。

第二，於百度、360等的百科，則既可信，又不能完全依賴。如「生於1949年」、「1974年考上」、「1986年底才調至北京」，則可信；而於「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學」，則暗藏回避——不肯明確說出軍校。

於此，也當可以理解。問題是，既然連百科等都「語焉不詳」，為何非要嚴苛我？再說得難聽點，「語焉不詳」其實是種生存方式。於此，也沒有攻擊誰的意思。哪裡是沒有任何禁忌、啥都可以說的？當然，秘密各有不同，何為泄密亦有區別；然，不觸犯禁忌，不當是生存之道？

本文，旨在厘清胡耀邦的兒子，有沒有可能知道我、認識我，也算是回應網友溫東小兵的自以為是。就「紀實」而言，則是旁證我當年的生活環境。沒別的企圖，也不敢有。

補記（2023-8-21）：以上詞條中有「胡德華……直到1986年底才調至北京」。我突然想起——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尚未調回北京、仍在學院期間，我曾調任學院院報編輯，分管第三、第四兩個版面……如此，我是否認識胡耀邦的兒子，或曰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是否認識我，是不是可以不言而喻了呢？

2023-2-10~3-7

03 與嚴家其商榷：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

——紀實·四千八百七十七

嚴家其似乎已更名為嚴家祺了。然，我還得與嚴家其商榷：因，維基百科「嚴家其」詞條中有「《四五運動記實》（與劉長林等人合寫，發行8萬冊）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4月」。

1979年4月出版的，尤其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五運動記實》，顯然無法真實記錄事件。因為——其一，標誌著改革開放的時間，為1978年12月18日。就算《四五運動記實》的寫作時間為3個月，出版周期也3個月，相加就半年了；也就是說，嚴家其與劉長林等構思《四五運動記實》，是在標誌改革開放的1978年12月18日之前。而如此，能真實反映四五運動的全貌與真實性嗎？很難做到的吧。

其二，即便算《四五運動記實》一書有背景，趕稿一個多月，趕印一個多月；書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突擊出版的，當時的政治氛圍也絕不會允許——有表現軍隊人員參與了天安門四五運動及其先聲。

因此，雖無緣拜讀嚴先生與人合著的《四五運動記實》，我亦深知嚴先生的《四五運動記實》，漏掉了整個四五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先聲」。

或許，有人會覺得我是否想當然了。然，我於2005年春上網初期，搜索過、見到過的〈『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的「南京反標事件」一文；其也不過只寫一個退伍的小戰士（請注意，還是退伍了的）；且退伍小戰士貼的是小字報，而不是刷大標語。

眾所周知——「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就是「南京反標事件」。而「南京反標事件」的構成——其一，就是去火車站、往開

往上海方向去的列車車身上刷標語、刷「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是要讓當時張春橋等的根據地、上海的人們，都能知道全國人民的心聲，以便能夠瓦解已經組織起來的工人武裝。

其二，則是有軍隊人員參與了刷出「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當時這被釋為表現出軍隊的態度，於震懾張春橋等具有巨大的作用。

在此後全國性的追查中，統計出的標語總共有五十三條；而來自軍隊的，總共只有三條；這三條標語，皆出自於我手。每一個字、甚至連在張春橋的名字上打叉，也出自我手。三條大標語的內容，亦不僅僅只有「打倒張春橋」五個字，至少有一條是「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張春橋！」。

這些，在事後的專項追查中，生死攸關。於此，每一個中國人都懂；即便年輕人不懂，他們的父輩也不可能不懂。

當年，拎漿糊桶、拿掃帚把紅紙往牆上貼、端墨汁盆的和我共四位參與者，如今雖各奔東西，但都還健在；何況，這事基層有記錄、上級得到匯報、相關部門更有歸檔。

以上情況及影響力，亦非一已退伍的小戰士、一人貼張小字報、可比擬。許當年著書時，嚴家其先生及諸位，並不知道事件之全貌，亦或早悉數掌握所有，然只因不便公開、才選擇用一退伍小戰士及所貼小字報取而代之（這也很符合當年的做法）；亦或甚至連退伍小戰士也沒有，根本沒有提「先聲」，只是反映天安門廣場上的四五運動。

這些，也約為某些人，於2011年5月9日，刻意隱去維基百科的「顧曉軍」詞條的原因之一（因，其中有「22歲，刷出『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遂成為『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先聲』的『南京反標事件』的始作俑者」）。

如今如何評價鄧小平，不由我等確定。然，當時迫切希望鄧小平復出、以抗衡張春橋等，則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在歷史需要有人站出來時，我不顧個人安危站了出來。這難道

不也是一種「拋頭顱，灑熱血」嗎？於此，我從未尋求回報，且多年來不僅沒有受益，反而屢受連累；而作為已儼如史書的《四五運動記實》，不該公正地補記上這一筆嗎？

雖，我亦深知《四五運動記實》一書不太可能重寫或改寫；然，作為該書的原作者、史筆之一的嚴家其先生，我真誠地希望您、能就我反映的情況，作信函調查與核實，並在您方便的時候、予以公布。

這，就是我要與嚴家其商榷的全部內容。

我也知道，嚴家其未必能看到本文，看到也未必肯改。然，歷史在於真實，而不在於怎麼寫。靠「寫」出來的歷史，終究會被後人更正，未必能千秋萬代佔領史書。

2023-2-17~3-6